

稿本航海述奇匯編

第一冊

〔清〕張德彝著

〔清〕張德彝著

稿本航海述奇匯編（一）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稿本航海述奇匯編/(清)張德彝著.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996. 10

ISBN 7-5013-1299-0/K · 221

I. 稿 I. 張… III. 游記-歐洲 IV. K950.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96)第 16538 號

書名 稿本航海述奇匯編(全十冊)

著者 (清)張德彝 著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原書目文獻出版社)
發行 (100034 北京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經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

印刷 潮河印刷裝訂廠

開本 16

印張 505

版次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1299-0/K · 221

定價 3600 元

張德彝和他的八種《述奇》

——代出版說明

日記體著述，在我國由來已久。唐宋以還，這類著述，逐漸豐富。到了明代，更是刻意爲之，留下了不少可資參考的作品。《袁小修日記》、《味水軒日記》等名著就是久爲人們所欣賞樂道的。到了清朝文人學士手中，日記之作，幾乎是擴展到了生活的各個方面，可以說有所行動則必有日記。加之這些作者大都是頗具文才，雖是日記，下筆亦是認真，故雋秀之作，着實不少。這眾多的作品中，就其內容所涉及的問題來看，基本是兩大類，一類是政治的，一類是學術的。前者如趙烈文的《能靜居日記》，後者如李慈銘的《越縕堂日記》便是代表作。由於日記與一般文體不同，資料具體，時限明確，給我們研究當時的人和事提供了最基本的材料，能夠起到「知人論世」的作用，傳統的四部法把這類作品歸入「傳記類」不是沒有道理的。現在介紹的張德彝和他的八種《述奇》，就是一套非常具有特色的作品。

張德彝（1847—1919），遼寧鐵嶺人，原名德明，後改今名，字在初，一字峻峰。漢軍鑲黃旗。十六歲時考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屬的同文館學習。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正式名稱應是：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設置於清咸豐十年十二月己巳，命恭親王奕訢、桂良、文祥管理，以崇厚充三口通商大臣。這似乎是一個臨時性的機構，但在外交往來日趨頻繁，清王朝國勢日蹙的時代，越來越顯出這個部門的重要，與軍機處不相上下，甚至有取而代之的趨勢，後來在那個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中就改稱爲「外務部」了。而同文館之機構，正是從總理衙門王大臣之請於同治元年正式設立。主要任務是培養翻譯人材，以滿足中外交往之需。學員除了學習傳統的經史以外，當時還設教英法德俄四種語言文字，并延聘外國人講課，可以說是相當重視了。張德彝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通過文祥在嘉興寺的一次考試進入了同文館，從此，逐步地走上了職業外交官的仕途。

自十九歲起，張德彝被「奏派赴歐洲各國游歷」。二十歲「赴英法俄布和丹瑞比各國游歷」。二十一歲，「奏派赴合眾國及歐洲各國辦理中外交涉事務」，至二十三歲回國。二十四歲，「侍郎崇厚保奏隨往法國遞國書」，至二十六歲回國。三十歲，「侍郎郭嵩燾奏派隨帶駐英法翻譯官」，至三十四歲回國。以後又以參贊官出使英意比日等國。五十五歲至五十九歲任駐英大使。六十歲以後基本不再外出。光緒三十三年被任命爲鑲藍旗蒙古都統。民國七年十二月七日病逝，年七十二歲。葬於北京東直門外張氏新塋。去世前曾給宣統上一奏摺，署宣統十年，是以自命逝老而終。主要著作有：《光祿大夫建威將軍張公集》四卷（民國年間鉛印本）、《航海述

奇》四卷及其續作。另有《醒目清心錄》六十卷，《中外百年曆》不分卷，皆未刊稿本。

2

張德彝是同文館出身的清代後期職業外交官員，他的八種《述奇》是很具史料價值的日記體著作。從現存七十八卷約一百五十萬字的稿本所記下的內容來看，應該說張德彝具備了作為一名外交官所必須具有的敏感、尖銳的觀察力。日記的內容非常廣泛，有的看來也許是瑣屑，但又是很具體。其中記有大量的關於西方及其他地區的風俗民情，生活習慣，在當時固然是可以起到開拓眼界，增加知識的作用，即使在今日也不失為研究當時人和事的具體材料。然而恐怕不僅如此，若把那記下的歷史資料納入作為一個外交官的背景下去認識，其作用恐怕就另當別論了。這種例子在書中隨處可見：軍隊的建制，行政區劃及人口，學校教育的概況，倫敦大小劇院的數量，報紙的種類，郵票齒孔的專利，公主是否出嫁……實是難以枚舉。呈遞國書場面的詳盡描述本是不可多見的資料，這里卻有多處記載，讀來如在目前。然而使張德彝得以揚名的是他的《三述奇》中記錄巴黎公社的一段精彩文字。盡管張德彝在記下這段文字時，並不可能意識到這個事件的偉大歷史意義，但畢竟給我們留下了中國人目睹當時實況的記錄。

巴黎公社起義是1871年3月18日，按農曆這一天是同治十年辛未正月二十八日。此後，至5月28日即四月初十日公社起義失敗止，張氏是逐日記錄的。這是一段有重要史料價值的記載。也就是說，他記下了公社起義的全過程。公社起義是失敗了，但在失敗以後又是甚麼情景呢？現摘錄四月十一日（公社失敗後的第一天）、十二日、十五日及五月初七日（公社失敗後近一個月）的日記：

「十一日庚午。……是日因巴里通城克復，炮臺亦皆收回。……又見叛勇之被俘者，男女老幼有三、四百人。」

「十二日辛未。……晚見馬步兵解送被脅之「紅頭」萬餘人上火輪車，皆流於阿斐利加。其餘黨惡作亂者，皆黑布蒙頭，以槍斃之。聞「紅頭」不獨法國武官，間有他國人乘亂隨入者。」

「十五日甲戌。……申初，又由樓下解叛勇一千二百餘人，中有女子二行，雖衣服殘破，面帶灰塵，其雄偉之氣，溢於眉宇。」

「（五月）初七日丙申。……此時巴里城內扼要之地，繁華之區，一律修飾整潔。至凱歌路左右之小劇場，法名「加非商當」，譯「商當」者，歌也，加非館兼歌曲也，現皆開演。及小兒之竹馬鞦韆，亦多設列者。惟近日仍大索「紅頭」餘黨。」

公社起義距今已有一百二十餘年了，現在讀一下張氏的這段文字，仍然有着震顫人們心靈的力量，令人深思，發人深省。

張德彝的這一套日記沒有一個總的名目，除第一次出國的日記叫《航海述奇》之外，其他均以《述奇》為名而冠以序次號。但人們有時也習慣或籠統地稱之為《八述奇》，這是八種《述奇》的意思，與第八次述奇之書名同而實異。但是，我們很明顯地發現其中沒有《七述奇》。在張去世後即編輯出版的《光祿大夫建威將軍張公集》中也沒有提到這次日記。據聞是被毀了，時間應是在張生前。以張德彝年譜記載和張氏現存之日記內容來看，所缺者正是他使日的記錄。這一點是不會有問題的。

張氏的日記內容確是豐富，頗具參考價值。除上述《三述奇》中所記巴黎公社起義，《四述奇》的序言也是很值得一看，短短的序言似乎寫出了晚清的外交小史：

……自咸豐辛酉，國家與泰西各國訂約通商，爰立同文館於總署，學泰西語言文字，此舉前所未聞，創始也。彝由義學生蒙文忠公試於嘉興寺，得人館。同治乙丑，國家以西人來華者日盛，我國亦宜有人前往采訪政俗，識其風土人情，故因公而得歷海外各國者自此創始。彝奉旨隨斌友松郎中前往泰西游歷焉。各國公使來華咸有國書，以敦友誼。丁卯冬，奉旨派志、蒲、孫三大臣前往東西各國呈遞國書，是東西來往繞地一周者自此創始。彝曾奉旨隨之。……庚午歲，因天津教案，奉旨派三口通商大臣宮保崇前往法國修好，是中國專派大員赴泰西一國者自此創始。彝幸得蒙奏帶往焉。各國既經換約，遂多有公使駐華。國家以各國有雄長最著之邦，亦宜專派大員前往，以示和好，以通音訊，以保商民。光緒乙亥春，奉旨派少司馬郭前往英國駐紮，是中國欽使之駐紮外國者自此創始。彝又經奏調偕往。計自設館以來，出洋四次，彝皆躬逢其始，噫，亦奇矣！……

用現代的話講，張德彝在此說了當時外交上的幾個第一。應該說，這是準確的。在日記中，他記載了他所接觸的眾多的中外人士。外國人可以不論，僅以中國人來說，到後來成為知名人士的不在少數。如到法國去留學，後來著《馬氏文通》一書的馬建忠，到英國去留學的嚴宗光——就是後來改名嚴復，翻譯《天演論》的大翻譯家，以及海軍名將薩鎮冰等等。就這眾多的人物中，挑出一個人，即清王朝第一位駐外大使郭嵩燾，結合日記中所記簡單說一下。

郭嵩燾字筠仙，湖南湘陰人。《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六有傳。他是在光緒元年乙亥（1875）十一月初四任命出使英國大臣，第二年十月十七日才啓程前往英倫。原來的副使是許鈴身，後許改出差日本，才又換了廣東人劉錫鴻。《清史稿》本傳是這樣寫的：「郎中劉錫鴻者，方謀隨嵩燾出使，慮疏上觸忌，遏之。比嵩燾覺，始補上，而事已無及。既蒞英，錫鴻爲副使，益事事齟齬之，嵩燾不能堪，乞病歸。」郭、劉二人不相得，在日記中亦有記載。劉是在光緒三年三月十七日改派駐德國大臣，并賞加二品頂帶，授光祿寺少卿，月給俸銀一千兩。關於郭、劉二人之矛盾，在劉於十月初九日離英赴德的晚上，郭嵩燾寫了一帖示使館人員，是件難得的具體資料，現錄於下：

嵩燾奉告，諸位知悉。自上海登舟以後，劉副使日肆鴟張，立異樹敵。嵩燾本以多病，又稍懷廉耻之心，不屑與之交相喧鬧，貽笑外人，一切含忍。劉副使又時以受命軍機大臣誇言諸位，是以此間惟知有劉副使氣焰，而於嵩燾交派事件，玩視常多。劉副使又一切放縱，漫無約束，以致朝夕隨同劉副使等外出，以事傳請，或無一人在家，似此十常八九。茲幸劉副使前赴德國，此間氣象，稍獲更始。請與諸君約：應行翻譯新報，須稍從詳，勿得放空一日。每日照常辦理事件，即有加派，勿得藉詞放空一事。洋人以飯後游行爲銷病之方。每日飯後，亦聽外出一行。買備什物，各從其便。要須更番出門，不可相率同行。亦不可使出外工夫多於在家工夫。傍晚以後，非有公事，便萬不可出門。兼須各自約束僕人，同守法度。嵩燾被口語多矣，常苦無辭以謝衆人，決計求請銷差。諸位前程遠大，以後再有如劉副使情形登列新報，無論上下人等，均須查明辦理，斷不含糊。諸位自亦不待嵩燾告戒，徒以劉副使敗壞風紀，惑亂人心，爲害太劇，不能不一嚴加滌蕩。與諸君共勉爲善，特此奉告。

寫的是非常明白了，但是事情還有一點小小的餘波：

十一日壬辰。……劉星使去後，郭星使率衆入其屋，檢點器皿陳設。郭星使云：失去小畫一軸。遍索不得。後問居停主人，亦不得其詳焉。

郭嵩燾作爲駐外大臣之第一人，其級別也是最高的。但是，有「副大使」之設則是清廷當時不了解外情所致。因爲根本沒有甚麼「正、副大使」之分，所以在劉錫鴻改任德國大使後，「副大使」之名也隨之裁革，以後再也沒有「副大使」這個名稱了。這也可算是同「國際接軌」了吧！

作爲駐紮英國大使，據日記載，郭嵩燾遞過兩次「國書」：第一次是光緒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二次是光緒三年十一月初八日。不過這兩次是大不相同的。第一次是專門說明英人馬嘉理在雲南被斃一事，日記記下了當時的具體過程以及「國書」的內容，可以參看。而作爲當時駐紮英國的欽差大臣郭嵩燾任命的「國書」卻是在光緒三年十一月初八補遞的。日記寫道：

……未正一刻，開門人正廳見其君主，呈遞國書，禮儀如前。未遞之先，星使捧云：大清國欽差大臣郭嵩燾，今特補遞駐紮國書與大英國大君主。後，馬清臣翻以英文。其君主接過國書，對云：今見大清國欽差大臣在此駐紮，不勝喜悅之至！切願永有中國欽差大臣駐此，以示兩國克敦和好。語畢，威妥瑪譯以漢文。後即退出。申初一刻，午宴。

這一次才是我們通常說的「呈遞國書」。但在第二年的七月，郭嵩燾便被召回，從此結束了他外交官的生涯。接任的也是一位值得一提的在當時外交界屈指可數的人物——曾紀澤。崇厚斷送了國土就是他爭回來的。但他在張德彝的日記中僅是一般提到，所以不多涉及了。

「光緒二十七年歲次辛丑，十月初四日奉行在旨記名道張德彝著賞加三品卿銜，充出使英國、義國、比國大臣。」（二十八年二月初一奉旨順途專使日斯巴尼亞國），遞國書，祝賀國王加冕。（日斯巴尼亞即 *España* 的譯音，今譯西班牙）這是張德彝外交生涯中的最高層次，也可以說從此才正式走上外交官的道路。多年的國外游歷，基層工作的經驗，折衝樽俎，應該是可以勝任的。不過此時的大清王朝正處在《辛丑條約》以後，遠非光緒初年可比。張德彝從光緒二十七年受命，至三十一年回國。他的最後一種述奇——《八述奇》，就是這四年任期記錄下的一個側面。

雖然是已經做到了「駐英大臣」，日記仍是每日在寫，風格、體例一如以前七種，所記內容仍是廣泛而具體。如記英國醫生翟訥爾（今譯琴納）發明牛痘接種，倫敦東郵司登普尼區商人之賣「偽冒假劣」商品，以及入冬後英倫貧民區之苦狀，甚爲可讀。現從光緒二十八年所記摘錄兩段於下，其中可以看出當時之實況，也寫出了張氏的見地和心境。

四月二十八日戊午。……進（近）閱華報，華人自謂蠻野，外國文明，恐未必然也。茲將在各大國所見者摘引數端以記之：美國諸處欺侮華人姑莫論。他如英國向華人擲番菽傷耳，巡捕不理。法國妓女誑騙華人姑莫論，而在大街上強拽華人，巡捕不理。德國男子樓華人親吻，巡捕不理。俄國雪床，載華人過冰江，加倍索錢，巡捕不理。在北京，前於辛丑春，有人自黃牆內以繩繫磚，擊打紙鳶，磚墜牆外，恰落一義國婦人前，竟屢次行文外務部，強索其人。（原雙行小注：人在牆內，雖當時有人乘馬飛入東安門至南

箭亭，恐亦未必能得其人也。）地方官無法，乃捉一賣油炸果之貧人處決完案，以安其狹窄、慘虐、趁勢欺人之心。嗚呼！各國不能各人文明。敬勸吾人，莫將中外分作如此之大區別。

「六月三十日戊午。……倫敦新報千種，推《泰晤斯時報》為第一。所述皆當時四海之實事，多關乎國政民風。於是凡為官好學之人，無不觀之。乃前者，該報竟使片言而動八國之師，一電而壞承平之局者。當前年拳匪倡亂，擾及帝都，兇焰方熾之際，英之《泰晤斯》及《日日電報》，咸由駐上海採訪人飛達倫敦，謂駐京各國使臣均經被害。該兩報皆經據電登錄，而《日日電報》并云，各公使於未遭害之先，預將妻子自行戕斃，當各使臣遇害，情形殊覺可慘，但見道路染血，加以西婦被匪辱各情，尤覺不堪言狀云云。各國聞此兇耗，無不怒髮衝冠，因各派雄師，冀為使臣雪恨。當德皇遣兵登舟時，面諭中有「諸軍此行，既抵中國，斷斷不可再存仁愛之心，是必寧殺勿寬，以雪國耻」等語。迨至北京……於是焚殺掠淫，并南征北剿，踴躍搶劫。京城內外，及直隸四面村鎮，無辜赤子，旗民各家之飽受苛殘，財產損失，人命傷之，豈堪言狀！

這是張德彝對八國聯軍進北京後的一段回憶。據日記載：《泰晤斯時報》因報導不實，與《日日電報》等打官司，後罰銀百兩完事，一場引起巨大悲劇的鬧劇也就結束了。

張德彝的游歷及大使生涯是平穩的，其外交業績也是平平的。但他留下來的七十八卷日記卻是一份難得的財富。這也是現在影印出版的一個初衷吧！

這部日記的版本並不複雜，張德彝生前曾出過三種：《航海述奇》（清末石印本）、《四述奇》（清光緒九年同文館鉛印本和清光緒年間著易堂鉛印本）和《八述奇》（清宣統年間石印本）。不過這三種現在也是不易搜尋的了。現在據以影印的底本是張德彝自己謄清的稿本。每種《述奇》前面都有明確紀年的《自叙》，可以看作是整理的時間。應該指出，每種之前還有內容基本相同的《凡例》，這也可看成是張氏想要在生前全部印出的準備，不過這個願望未能實現。現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將此作為一個整體全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參考使用，以廣流傳，真是一件功德事。從這些已成為陳迹的具體資料中，也許能看到歷史上的某些真實，察覺前人留下來的痕迹，得出有益的印象和結論。

薛英 鮑國強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日

序

天道有常而迭開其變人事
積故以日啓其新物理本正
而或不能盡其奇循其正而
必窮其奇經綸幹濟所從出
也知其奇而不乖於正綱常

名教所由存也余讀航海述
奇而有感焉述奇者吾友張
在初德明駕部親歷海外而
作也在初性聰穎博涉書史
年未弱冠慨然有四方之志
同治丙寅春斌友松椿叅領

初使海外在初以同文館生
奉

命偕往周歷各國閱歲而後歸
歸來追述見聞考核必精記
載必詳初集成而請序於余
余讀斯集既驚其奇而又喜

其奇之不乖於正也夫世之
守正者吾知之矣窮年咕嗶
足不出戶庭交不過鄉里目
不睹天地古今之變故詢以
救世濟時之策則避謝不遑
一聞奇事奇論則斥為荒謬

而不經彼以謂奇巧之技聖
王所必禁怪誕之言聖世所
必誅而探幽窮遠雖聖人或
不能盡其理也執是說也烏
知在初所志之大所見之深
且遠哉由堯舜禹湯迄今四

千數百年閱世既久拓地愈
廣西北之入版圖者則有游
牧諸國東南之列藩封者則
有島嶼諸邦近則商賈之來
涉重洋而如履平地玉帛之
使由地東以達于泰西未始

非天地古今之一大變局也
在初親歷各國習其語言文
字察其地勢人情與夫山川
道里之所經一一窮其奇而
筆之書豈徒侈遊覽之大觀
誇新奇以駭俗哉將為

聖朝備有用之材也且夫無不變
者勢之所必至也有不變者
理之所當然也人情日趨于
巧利而挽回氣運不外天理
之公時勢莫測其紛更而化
育經綸不逾人倫之至如在

初之曾至泰西日居譯館而
所交游者悉禮樂詩書之士
所講論者皆文章政事之經
其于異端邪說集中屢辯之
矣吾願其以有用之才為
國家儲楨幹復以不污之品為卿